



贫下中农风格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贫下中农风格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收了八篇作品，从不同的角度，表现了貧下中农的高尚风格。其中有忘我劳动的大寨老英雄，有見困难就上、見荣誉就讓的植棉模范，有帶領群众在高寒地区改变穷山恶水的党的支部書記，有热爱集体的飼养員，有克己奉公的貧协领导人，有身残心紅的复員軍人，有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干部和社員。从这些真实人物的具体行动中，讓我們認識了貧下中农在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台柱子作用，也給我們提供了学习的榜样。

貧 下 中 农 风 格 贊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5/8 印张 98千字

1965年8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00,001—180,000 定价(3)0.29元

目 次

大寨老英雄·····	邓玉喜	3
雁門关外一杆旗·····	馬 烽	17
在荣誉面前·····	西 戎	75
张清海·····	可 华	92
当家人·····	曹仲高	112
一心为了革命·····	王传河	120
养牛也是革命·····	王志文	131
一匹馬·····	唐广益 王仁厚	138
編后記·····		146

大寨老英雄

邓玉喜

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，人們一談起賈进才，无不翘起大拇指，嘖嘖稱贊：

“賈进才真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！”

“賈进才同志的作风，很值得我們学习！”

賈进才的身材相貌，并没有什么比常人特殊的地方。他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彪形大汉，只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子。今年五十五岁。脖子上經常挂着他那“离不了”——烟袋和烟荷包，没事了就抽烟。他不多說話，但說出话来极有份量，句句都說在点子上。走起路来也和他說話成一个調儿——慢吞吞地，但是一步一个脚印。

不过，凭音容相貌，并不能断定一个人的长短，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面貌，和他的所作所为。

讓 賢

一九五二年秋收的結果，陈永貴领导的“老少互助組”，竟出人意料地，比賈进才领导的“好汉互助組”，每亩地多打了三十来斤粮食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許多“好汉”想不通。

身為支部書記的賈進才，心里有底。這一年，他又上了一堂生動的階級教育課。自稱“好漢”的那些富裕中農，嘴上說得怪好聽，但辦起事來，總想討點小便宜。他們看見天氣不好，不能多做營生，就盡量想辦法到別人家地里干活，看見天氣好了，就又爭着給自己干；上級號召上肥田粉，他們說“那些白面面不頂事”；上級號召治蟲，他們說“蟲越治越厲害”；賈進才有時開會不在家，他們就只管在他們自己地里下功夫，輪到作務進才的地，他們也不管……再看看“老少組”的那些貧、下中農，這些人團結得象一家人一樣，黨號召治蟲，他們一個一個舉起了拳頭；黨號召上肥田粉，他們說：“聽黨的話沒錯，咱上！”這怎能不多打糧食呢！

這一年，也使賈進才進一步認識了陳永貴。他是陳永貴的入黨介紹人，對陳永貴的進步極為關心。早在一九四七年“老少組”成立的時候，他就看中了陳永貴。那時有人說：“老少組那伙人，老的上不了馬，小的拉不開弓，拿上永貴這樣一個好勞力，跟這些人攪和在一起，簡直是自找虧吃。”有的還當面勸說永貴：“你何必和這些人攪在一起，散了重新組織吧！”……多少閑言碎語，都沒有動搖了陳永貴扶老攜幼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決心，永貴堅定地說：“這些人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。不論自己吃多少虧，也要和他們一起往共同富裕的道上走！”這是多么明確、堅定的階級立場！又是多么崇高的思想風格！就憑這一點，進才覺得陳永貴是棵好苗苗，經過澆灌、培育，可以長成一棵成材的大樹。因此，在一九四八年，他介紹陳永貴入了黨。陳永貴入黨以後，各方面進步很快，第二年就被選成支部副書記。永貴在工作上，非常聽黨的話，黨號召干什么，他總是第一個舉手響應。對於黨的政策，上級的指示，他總是一絲不苟地堅決執行。他講起話來頭頭是道，謀出

事来总在点子上。因为这些，进才早在一九五二年夏天，就提出要让陈永贵担任支部書記，当时大家沒有通过。現在，土地、牲畜、劳力、农具四不全的“老少組”，竟然比样样好的“好汉組”多打了粮食，这真是个說服大家的好机会啊！

打場刚一結束，賈进才就召集黨員开会。雇工出身的賈进才，說話从来不轉弯抹角，他見人到齐以后，就開門見山地說：

“这一回，大家可看清了吧，永貴领导的那个組，不管是土地、牲口，还是劳力、农具，样样不如我领导的那个組，可是粮食倒多打了。这是啥原因呢？一句話，永貴比我沾，会领导。我还是今年夏天那个意見，讓永貴当支部書記。他当了支部書記，一定能比我干得更好。咱今天开会，就决定这件事情。”

他的話音一落，永貴就接上說：

“不，我不同意进才哥的意見。‘好汉組’比‘老少組’少打了粮食，这不是进才哥的过。好汉組虽然土地、牲口、劳力、农具样样好，可是四好也不如我那組一好。我那組虽然这些方面差些，可思想好，人心齐，比好汉組那些人好领导。当初支部决定讓进才哥领导这个組，我就說过这是个重担子。叫我說，进才哥这个担子挑得不坏，要不是他在那里领导，这个組今年夏天就散了。再說，这也是明摆着的事，他那組均拉下来是少打了，可是进才哥自己并沒少打。这为甚？还不是那些富裕中农仗凭他們种地有經驗，不相信新技术。买回化肥来，他們不上，进才哥独自上；讓治虫，他們怕惹下神哩，进才哥一个人治。我認為，进才哥虽然不爱說話，办法少一点，可是他比我入党早，在群众中威信高，还是他挂起帅来，咱們大家帮着点，咱大寨就一定能够搞好！”

其他黨員也确实感到，进才的领导能力不如永貴。可是，

永貴當時有個毛病：個性強，脾氣暴，愛動肝火，經常訓人。大家敬他，又有些怕他。早在一九四八年討論永貴入黨的時候，黨員們就曾經為這個爭論過。但是，究竟瑕不掩瑜，永貴那種對階級敵人恨之入骨、對貧下中農親如手足的階級情感，以及他那驚人的智慧和才幹，還是令人信服的。因此，賈進才再三說服，永貴的入黨問題還是通過了。陳永貴入黨以後，毛病已經改了一些，但還沒有徹底改過來。況且，賈進才幹得好好的，黨內黨外沒人說半句不是，為什麼要另換別人呢？就因為這些，大家在他倆一讓一推的情況下，不吭氣了。

不要看賈進才不多說話，當了幾年支部書記，他也學會了揣摩人的心事。他覺察出大家的心情，对大家說：

“我看大家還是不要叫我再受那制了，大家擁護我，可是害了工作。我這腦袋道道少，確實是率不起來。永貴比我能幹，這大家誰也清楚。至於說，他性情不好，愛发脾气，這可以改嘛，這幾年不是就改了些嗎？以後我保證他改了這毛病，沒有問題！”

話雖不多，可起了作用。他話剛落地，就有人站起來說話了：

“從黨的利益出發，換換也可以。不過，這事得通過縣委才行。我的意見是，咱們現在先不要最後決定，等縣委同意了再說。永貴的脾氣，當不當支部書記，都要改一改；因為咱是共產黨員，個性得服從党性哩。我就說這些，完啦。”

說話的是二十七歲的賈來恆，長長的臉蛋上，還帶着幾分稚氣。他因為身體不好，去年由部隊復員回家，說起話來仍然保持着部隊上那種干脆、利索的風度。

他說完以後，宋烈英說話了。她是進才的愛人，一九四七年入黨。她對賈進才的心思，自然比別人摸得透，但是她從一

个共产党员的立場出发，很同意讓陈永貴担任支部書記。

她一說話，会場頓時活跃了，有人开起烈英的玩笑来：“我看呀，烈英是怕进才哥当支部書記，經常出去开会，不能守她哩。”

进才笑嘻嘻地制止大家說：“大家不要熱鬧了。如果同意的話，咱就向县委請示一下。”

这时，賈承讓說：“我的意見是，讓他們两个对調一下，永貴当正的，进才当副的，大家看怎么样？”

这个意見得到大家的贊同。永貴还想推讓，但进才已宣布散会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賈进才就跑到昔阳县委，作了汇报。县委也很了解賈进才和陈永貴的情况，同意了大寨党支部的意見。

苦 战

冬天，賈进才入社以后，成了社里的多面手：

羊工們不經心，六个人放着二百来只羊，还把羊放瘦了。社里把賈进才調去以后，六个羊工减成四个，羊由瘦变肥了。

放牛活儿太苦太重，沒人愿意去，賈进才自告奋勇去放牛。他赶着二十六头牛，上了离大寨六十多里的沾岭山，半年時間，牛由弱变壮了。

就在他一九五五年放牛的时候，他考虑到自己一年就有半年上山，对社里的工作不能多管，又主动要求辞去了支部副書記的职务。

社里開沟打坝需要石头，賈进才又担负起开山凿石的任务。从初治白駝沟到三战狼窝掌，大寨一共筑了一百八十多条大坝，哪一条坝上，也有进才同志的血汗；哪一块石头上，也

印着进才同志的手印。

賈进才同志就是这样：党指向哪里，他奔向哪里；他到了哪里，哪里就有惊人的成績。

請看賈进才三战狼窝掌的故事：

一九六〇年夏天，一場狂风暴雨引来了巨大的洪水，狼窝掌的大坝又被冲垮了！

狼窝掌，也和它的名字一样，山最大，坡最陡，河沟深又寬，地势很险惡。大寨社員在治理了白駝沟、后底沟、麻湟沟以后，一九五六年，全体社員出动，整整干了一个冬天，才把这个狼窝掌治住。不料，因为坝基扎得浅，垒坝用的石头太小，第二年夏天一場洪水，垒起的坝又被全部冲毀。党支部总结了這個教訓，一九五七年冬天又二战狼窝掌。人們在这条沟里付出了更大的劳动。可是現在又被冲毀了。看着被洪水冲垮的坝基，和那些零零乱乱的石头，許多人灰心丧气，說什么話的也有，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說：“一冬劳动一水漂，今年冬天，就是一天給我三个劳动日，我也不干了！”

怎么办，狼窝掌到底还治不治呢？冬天討論这个問題的时候，賈进才同志坚定地說：“一定要治！我就不信，咱們属龙的还不如它个属熊的。干，一定能治住它，沒有問題！”

賈进才的話，給了社員們很大鼓舞。陈永貴當場決定：

“好啊，大家既然有信心，咱們就重新擂鼓上陣，来它个三战狼窝掌！是英雄好汉，咱們就干。大家現在就討論一下，看看咱們失敗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找出了这次失敗的原因。

狼窝掌的治理工程又开始了。

賈进才同志仍然負責打石头。数九寒天和石头打交道，可不是件輕而易举的事。那些石头不但刺骨冰凉，而且尖棱

拐角、牙牙磕磕，就象鉄錘一樣，一不小心，就會把手割破。開工沒幾天，進才的手上就裂開好几道口子，血淋淋的。回到家里吃飯，連碗都不能端，只好把碗放到炕沿上，自己湊上去吃。可是，一到工地，就又照旧拿起鉄鑿，當當的打起石頭來。手上的裂縫越震越大，越來越多，他不在乎，塗點油，再干！他還不時鼓動大家：“大家好好干吧，這一回，狼窩掌就是一條真狼，咱也要擒住它。”

人們看見賈進才手都成了那樣，還不顧疼痛地干，勁頭更大了。

狼窩掌的工程，正在進入緊張階段的時候，忽然下了一場大雪。

早晨，賈進才天不亮就起來了。他怕惊醒宋烈英，輕輕穿上衣服，下了地，又輕輕把門拉開。撩起門帘一看，雪雖然停了，可是積雪却有門檻高。他想：雪積了這麼厚，啥時才能消得了。耽誤一天不要緊，三天五天不能干，損失可就大了。于是，他返身回到屋里，把衣服穿好，把烟袋搭在脖子上，把打石的工具背起來，正要出門的時候，宋烈英醒了，叫住他：

“怎麼，不是吃了飯才上工？”

“下雪了，我先去把路子掃開些。飯，你給我捎出來吧！”說完，出了門，拿了掃帚和鉄鍬，掃着積雪，向狼窩掌去了。

宋烈英趕快起床，燒火做飯。

這天早晨，人們看見下了這麼厚的雪，以為今天干不成了，不少人起來得很遲。可是，當他們起來掃完自己門前積雪的時候，忽然看見通往狼窩掌的道兒上，已經掃開一條明晃晃的大路，不禁驚訝地說：“這是誰呢？這天氣，這麼早就走了。”于是趕緊回去，催着家里人做飯，準備上工。

早飯以後，陳永貴第一個踩着賈進才的腳印進了狼窩掌，

其他社員也一个一个地跟着进了狼窩掌。

人們陸續来到工地以后，善于抓活思想的陈永貴，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，他对賈进才的行为大加表揚，并号召社員們向賈进才同志学习！

社員們也确实为賈进才的行动感动了。賈进才的这种精神，象一股热流传到每个社員的心里，驅走了严寒，增添了力量！

飯也捎来了。可是揭开一看，上面已結了一层冰渣。劳动了一早晨的賈进才，也确实餓慌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就吃。人們劝他点着火，热一热再吃。他一边吃，一边說：

“沒有問題。咱这苦里生苦里长的人，沒有那么娇嫩，飯冷还怕哩？一劳动，出身汗，就啥事也沒有了。”

人們无限感慨地說：“进才，你真是咱們大寨的老功臣。你把那大一点的好石头打上一块，等你死了以后，大家給你立块碑！”

进才哈哈地笑着說：

“共产党鬧革命，可不是图名求利，为的是大家过好日子，实现共产主义。真要立碑的話，狼窩掌三十多条坝，哪一条不能作我的碑，还用再立！”

在社員不分晴雨的战斗下，狼窩掌这条极难馴服的野狼，仅仅用了二十七天，就被降服了。这一次治理以后，真是固若金湯，就連一九六三年那种百年不遇的大洪水，也沒冲动狼窩掌各条大坝的一棱一角。

征 服

一九六二年，大寨的庄稼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长得好，不論

沟地、梁地或是半山腰的梯田，块块庄稼都长得一样爱人。汛期已经过去，狼窝掌的三十八条大坝，仍然屹立不动，稳如泰山。社员们就象战士打了胜仗一样高兴，喜在眉梢，笑在心里。看来，今年又是个大丰收！

可是，前几年闹起的一些坝，有的还不够十分坚固，小水不要紧，遇上大洪水还有被冲塌的危险。这一点，对善于从胜利中找失败的大寨党支部来说，自然已经看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一部分社员的住房，也确实破旧得不象样子了，一到下雨，外边大下，里边小下，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。一种为群众生命财产负责的责任感，强烈地冲击着大寨党支部。于是，支部作出决定：贾进才不要再放牛了，干脆调回来常年打石头。

贾进才接受这个任务以后，先是在赵背峪沟口打，后来，看见那里石头太小，也太少，支部就决定去开金石坡那个石窝。

石窝，在大寨村东北的小寨沟，属金石坡大队。这里石源丰富，就是不好开采。县里修郭庄水库时，曾经三次派人来勘察，结果，派来的人都是看一看，摇摇头就走了。

可是现在，大寨这个只有八十户人家的生产大队，竟想开采这个好多名石匠都没敢下手的地方，有些人议论说：“这真是异想天开！”当大寨和金石坡大队联系时，金石坡的一些干部说：“你们想开就开吧。不过，咱丑话在先，白误了工可不要埋怨我们。”

真是难吗？始终不受自然界驾驭的大寨党支部，这次自然也没有被这个石窝吓住。他们从南山请来两个名石匠。可是，这两人去了以后，揭了两天荒盖石，就没信心了，回来对陈永贵说：“你们想开，你们就自己开吧。你们大寨能出起钱，我们也赚不了。”

怎么办，就这样停下来嗎？

“不，我去！”支部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，賈進才又毛遂自薦，主動承擔這個艱巨任務。賈進才去，大家自然無限信任。但是，黨支部原來考慮他年紀大了，這二年身體也不太好，因此開始沒讓他去。現在，看來也非賈進才去不可了，於是，支部下了決心：叫進才去，並派共產黨員趙大和，有爆破本領的賈承選做他的助手。

趙大和，三十九歲，短粗個兒，黑紅臉，力氣很大，解放後才翻了身。合作化以來，他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，因此，他把集體經濟看做是命根子。

賈承選，也是貧苦人家出身，年齡和個頭都和趙大和差不多，他說話面帶笑，綿綿善善，干活有股鑽勁兒，一學就會。也是大寨集體經濟一根台柱子。

讓這樣兩個人當助手，賈進才自然喜歡不盡。於是，他满怀信心地表示：

“大家放心吧，沒有問題！我們保證把這個石窩拿下來！叫他們看看，到底是石頭硬，還是人的決心硬！”

三個人去了以後，先用鋼釵打眼，然後又用粗鉄絲砸成的小匙子把石末掏出來，打上一尺來深以後，就裝上炸藥爆炸。就這樣干了兩天，石窩的蓋子還是沒有揭開。而且，這樣炸下的石頭，這兒一個角角，那兒一個棱棱，用起來很不服手。壑壩打垸還湊合，修窑蓋房根本不行。三個人的手，也因為拿鋼釵打眼，震得四處開口子。這時，賈承選看見費了這樣大力氣，打下的石頭還不好用，耐不住勁了，他說：“怪不得別人看了看就走了，我看這家伙就是有問題！”賈進才發現賈承選有些泄氣，就給他鼓勁說：“沒有問題！石頭還能把人難住，來，咱不用炸了，用手工打吧。”賈進才知道：炸了兩天，雖然說炸

下的石头不能用，可是石盖不是严严实实的了，于是他决定用打眼、安铁楔再用榔头打的办法。但是，这种办法技术性强，来得慢，就连拿榔头也不是个简单营生。于是，进才教给他两个一些打石头的知识……

常言道：万事开头难。开石窝也是这样。他们就这样一块一块地把石窝的盖子揭开了。揭开以后，工作便逐渐顺利，石头一块接一块的打开了，坚硬的、青青的大石块，从石窝运回大寨。

石窝被征服了！

这一下可轟动了邻村。武家坪、金石坡的人们听说贾进才打开了石窝，上地收工，都绕道到石窝去看。有人感慨地说：

“大寨人真是‘洪福齐天’，郭庄水库那么大力量都没有开了的石窝，倒让他们给开了。”

贾进才纠正他们说：

“这不是什么洪福齐天，主要是靠人的决心哩。只要你有决心，什么山呀，水呀，石头呀，没有问题，都得由你摆弄！”

贾进才为大寨打开了一个石头宝库。去年受灾以后，大寨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內治愈灾害创伤，石窝的石头帮了很大的忙。

四十间平房的基石，二十孔石窑的石头，麻湟沟筑坝用的石头，都来自石窝！

大寨社员当然懂得，这些石头不是轻易来的，是贾进才、赵大和、贾承选他们用一颗红心、一双铁掌换来的！

贾进才的一双手在开凿石窝期间，又得到新的锻炼，手上的茧皮更厚了，皮肤更粗糙了。解放军某部英雄八连在访问大寨的时候，战士们挨个和进才同志握手，挨个赞美这双手：

“这是一双英雄的手！”

“这是一双造福的手！”

“这是一双改天换地的手！”

“这是一双光荣的手！”

壮 志

一九六三年，大寨的庄稼长得比一九六二年还出色，年初提出的“亩产过长江”的口号，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。不料，八月初，一连几天暴雨，下得平地起水，山洪猛涨，把人们十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百多条大坝——除了狼窝掌的三十多条以外，全部冲垮了，梯田上的堵埝也冲塌了，好端端的土地被冲成了红石板，长得那么爱人的庄稼，有的被冲倒，有的被连根拔走！

山流了！路断了！房倒了！窑塌了！

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，贾进才怎么能不痛心呢？块块石头都是一锤一凿开出来的，条条石坝都有着他的血汗啊！

但是，贾进才没有被自然界的灾害吓倒！他知道，落在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冲毁的坝得重修，需要石头；家塌了得修建，也要石头。他劳动得更紧张了。早晨，天还不大亮，他就进了石窝，晚上，天黑得伸手不辨五指的时候，才从石窝往回走。

有一天，南峪村他妹妹来了。闲谈起来，妹妹问他：

“听说，国家给了咱大寨十来万块钱，让咱大寨修家哩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没有这事啊，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人们都这样说哩！”